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一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温陵曾氏家世學派

嘗考曾氏家世自集賢曾公會暨魯公公亮父子繼起偉望碩德奕世相承宋史論魯公以靜重鎮浮練達老成歸之行狀載公居家謹嚴雖在高位常屈已下士自布衣至公相以清約自持其家率公之教脩

廉隅力學問如寒士觀此其積厚流光自有本也其後嗣賢碩輩出如天隱先生恬嘗從龜山楊文靖上蔡謝顯道諸先生講切問學有上蔡語錄二本秦檜當國時不為詘至南渡後公之從孫從龍歷官叅知政事不附史彌遠以節槩顯著其家運盛衰與國運相為終始宋亡蒲壽庚附元為中書左丞辟宋故臣之在泉者復其官維時秉節不赴者甚夥而曾氏一門與莊氏留氏傅氏時稱四府確守臣軌說者謂曾

氏謀舉義兵後族姓為夀庚所殺多半逃從莊留諸裔亦不受其官皆節槩之卓卓者故共録之以著家世源流之遠云

宗丞曾天隱先生恬

曾恬字天隱魯公公亮元孫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遊為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大宗正丞秦檜當國守正不為詘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有上蔡語録二卷 新郡志 閩書

少師曾君錫先生從龍

曾從龍字君錫晉江人魯公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進士第一寧宗為改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彼自知非久何暇盡心幸而除授民望其至如渴仰飲足未履境又復他罷矣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當不下萬緡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

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求避悍行者悉杜絶之開禧間匄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内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於市聞者肅然嘉定初召還以右史攝西掖論駁剴切訓辭典嚴遷禮部侍郎充金國生辰使執禮不撓還為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召對乞放繫囚脩德政畜人材飭邊備寧宗善其言七年拜禮部尚書知貢舉疏奏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渉獵未精議論踈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詔下

其疏風勵中外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年叅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論奏陳其罪榘嗾言者劾罷奉祠既而起知建寧府丁内艱服除改湖南安撫使厚重鎮俗清明監物峒獠讐殺嚴兵壓境示以威信在鎮二年節正費却私例創平糶倉新廟立學以養士湘人勒石紀德改知隆興府復請祠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累遷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二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兼叅

知政事明年冬敵窺襄淮警報沓至遂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專督江淮以荆襄屬䰠了翁既而朝論患邊用不給遲其行有旨留之樞筦命了翁併領督府未幾了翁亦罷從龍以始志不遂憂悒致疾卒理宗震悼輟朝遣使臨奠贈少師從龍秉心忠實有特操當史彌遠用事時絶不相附士論尤歸焉真文忠曰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薦紳宗之弟用虎天麟治鳳皆

為顯仕萬歷郡志　新郡志　宋史　真文忠公集

備考

真西山先生潭州重脩大成殿記畧曰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於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揺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歳未期而百度脩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樂之域者顧瞻黌序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廟殿規模大類浮屠氏公為慼然弗寧乃屬郡學職詒書于南宫舍人

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為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䟽其役
撤去陪厦敞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闇欝倏焉亢
爽於嚴奉祀事為宜於是宫墻外内巍然奂然州學正
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諗曰自侯之莅吾土也嘗一
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
固亦侯之志顧有以識之㫖惟疇昔之役蓋嘗自謂盡
矣而堂皇門闥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況於
休戚情偽之窈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㫖於是竊有感

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宫而類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緬道儒名而墨行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管商申韓矜權智鶩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孰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薦

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溫陵留氏家世學派

按宋寧宗時僞學禁起時以周公必大趙公汝愚王公藺與忠宣留公四人爲首後趙公罷相竄永州朱子落職蔡季通竄道州周公貶秩而公亦落職罷祠貶邵州居住與諸賢一時同爲進退矣朱子語類載公曾以書問詩集傳數處文公以書示學者曰他官

做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閑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又朱子集中與公往復書問皆極推許焉林氏次崕稱公出入三朝一時相業建儲之議視趙忠定為是邵陽之貶適表平生非不幸也賢子賢孫萃於一門天之福善久而未艾云令錄其著者載於篇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從効六世孫紹興三十年第進士授南恩

州陽江縣尉用番禺守龔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於上召對公言國家右文畧武祖宗以天下全力困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為備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久之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之難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京秩除軍器監簿累官考功郎中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宫朝顧見公謂

左右曰脩整如此其人可知廼請於上兼太子左諭德公言本朝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淳熙元年權兵部侍郎六月除給事中時諸路水災公抗疏以充謹天戒感召和氣導迎景福為言而又願加察於君子小人之辨疏入上動容稱嘆是冬兼權吏部尚書公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意在恢復而任相位者未能稱塞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會浙東諜帥以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尋

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兼知成都府公平羌酋之亂以簡素化民及詔赴行在歸裝僅書數簏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内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叅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以隨龍恩擢知閤門聲勢浸張公列其招權預政狀乞賜斥逐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時嘉王感疾公言陛下僅一皇子隔宫墻外非便宜蚤正儲

位入居東宫又疏言之甚懇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仁二朝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洶洶公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公乞歸政不許壽皇聖政録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公繳還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内援恐累聖德美特立除淛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公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奏言

臣與特立勢難兩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
卿宜自處公即待罪六和塔又奏近年不知何人進把
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不顧是非言路塞則萬幾壞非
所以愛宗社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勑待罪范村乞歸田
里不許會冬至將上壽聖太后尊號册寶以公為禮儀
使上遣左司徐誼諭旨公復入都堂視事禮成拜少傅
封魯國公公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公數請車駕過
宮一日上拂衣起公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退上疏

言極激切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公率同列屢奏乞登正嘉王儲位忽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公得之駭懼因朝伴仆于庭謂同列曰奏請本意只乞建儲今未蒙批依降詔忽奉廢疾之札此豈臣下所敢聞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表入而趙汝愚遂以内禪請於憲聖公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禪位他日兩宮間必有難處者議與汝愚異以肩輿五鼓逃去及寧宗立召還以公為大行攢宫總護使入賀請車駕一出慰

安人心及定壽康宮於南内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
進少保公力辭不拜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示
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上從公請於是貴
近欲論功者始不悅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公使
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亟謀
去公會公以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罷公
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張叔椿言落
職慶元元年上知公力請建儲得大臣體御批復職二

年以劉德秀言又罷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公所知謁主客范仲黼請為先容公薄其為人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公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張釜又言之責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郎州居住尋詔與量移南劍州許自便以次復原官致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二年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寳慶三年謚忠宣公德器端重操守凝固出入中外五十餘年屢典大藩牽

以清素周公必大貽公書以趙清獻之清張忠定之定擬之孝宗晩始察公忠誠及内禪付屬光宗光宗在御三年公為相持法度愛名器甄别人品首引趙汝愚共政用黄裳為翊善號稱得人公退門庭肅然無敢干以私者素嗜書垂白不倦黄勉齋與陳書復書曰留丞相晩年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輒稱服而朱子與留公書亦云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不能不慨然其間云所著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於世子恭丙

鏞碩孫元英元剛 郡志 永春志 留氏家乘紀畧　閩書　宏簡録

學士留端父先生鏞

留鏞字端父正第三子端厚有度正諸子鏞最賢歴知邵州奏蠲和糴入為司農寺丞使金察其勢必亡歸陳備邊五策除度支郎提點湖南江西刑獄移知廣州請蠲鈔以舒鹽寇端平中除直龍圖閣奉祠卒初姪元剛嘗欲建義塾不遂後鏞輟其遺業三之一建義莊贍鄂公直下諸孫之貧者 泉州府志

知州留茂潛先生元剛

留元剛字茂潛博聞强記為文奇峭開禧三年試博學宏詞科與眞西山同選有司書西山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善其文並置異等除國子録嘉定初遷秘閣校理累遷直學士院嘗言今日有貧國貧民而無貧士夫遷軍器少監權起居舍人言國朝左右史立御座後今乃在朶殿東乞復侍立脩明舊法嘉定更化以後大臣寢謀固位元剛慨然有振刷斯世之志會

以內艱去起知溫州勤恤民隱百廢皆脩發奸摘伏人服精敏移知贛州罷元剛早負盛名自擬大用已乃欝欝不適築圃北山號雲麓吟唱其間有雲麓集閩書

推官留純仁先生東

留東字純仁登鄉舉入國學景炎丙子以兩登極恩賜同進士出身授肇慶司法叅軍廉勤有聲陞從事郎清海軍節度推官未幾改帶行國子編較平海軍節度推官宋亡杜門不仕至元辛卯録宋故臣授桂陽縣丞及

乳泉縣尹俱辭不就子伯惠授將仕郎孫天錫授泉州路儒學教授亦不赴明初進士何德舉贊東有身元心宋為古逸民之語 閩書

留玉卿先生瑞

留瑞字玉卿精春秋為經學師同時精春秋者有顏桂叔芳精周禮者有鄭華君實 閩書

備考

朱子答留丞相書曰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敎拜領伏

讀慰幸已深至於垂喻諄複勤懇則又竊仰德盛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葢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燕申餘暇遮眼止睡之須不謂乃蒙親賜點閱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執贄還贄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說

其得此於人葢鮮不意臨老乃有遇於明公也更有他書欲遂傾囷倒廩進於几下而私居乏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一悉蒙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晚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奏記敘謝目昏不得謹好尤以皇懼并乞矜察

溫陵莊氏家世學派

林氏次崕曰莊少師學問足以名世議論足以經國才猷足以立政天子傾心鼎鉉可待當軸一忤脫輻隨之自古權臣之可畏若是哉彌部兄弟立朝儘有可觀宗祚既遷掛冠元武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其斯人與其斯人與按少師在南渡為一時名臣史稱負其有為之才卒奉祠去國志乘及道南源委俱編入儒林之列元明以來後嗣踵起者多其培根抑厚矣今録其要者著於編

少師莊藻齋先生夏

莊夏字子禮永春人家貧早孤從兄晦學弱冠習禮經郡博士張叔椿奇其文勉入上庠歲乙未入太學俞侍郎烈嘗執經焉登淳熙八年進士授興國縣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常博士言

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而裕開禧二年遷國子博士首陳邊釁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嘉定更化歲薦饑以著作佐郎提舉擢江東常平倉發廩賑流民多所全活除轉運判官踰年入為尚書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尋以宗正少卿召兼國史東宮官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復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廬屋牛具吾乘其始至

可以得其欲彼乘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庶子左諭德訓詞華潤論奏明切封還尤多又言金戰守不成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乘間入今日之患莫大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強壯者代其名粮寧宗是之除兵部侍郎時宰相諱言邊事廟謨秘密人莫得聞夏言西蜀潰卒宜討宜招江淮制閫宜分宜合山東忠義宜剌宜汰乞詔侍從兩省臺諫與二三大臣為議

狀以聞忤柄國者意累疏乞閑以寶謨閣待制奉祠進煥章閣待制自號藻齋老人嘉定十二年封永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所居在蓬萊山寧宗賜第府城始自永春徙居晉江卒贈少師寧宗賛其像云天生美質學業遒遥堅氷志操歷仕三朝忠言逆耳書史所表宗祀繁衍百世不祧其被遇如此夏䆳邃於經學平生薦引多名士洪啟夔范鍾皆其客也所著有禮記解又有遺文二十卷國史大事記十帙典故備志五帙子夢閣新城

宰夢序進士歷太常簿朝請大夫孫七人彌邵軍器監彌堅登進士爲編脩官彌大刑部郎中彌明進士按黃文簡公田亭草撰莊陽山國楨墓志稱公爲少師忠敏公似謚忠敏矣志乘未見録之待考　閩書　永春舊志

監丞莊德脩先生彌邵弟彌大

莊彌邵字德脩以父序蔭補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擢臨安府通判討平天目山寇以功權知安吉州有惠愛除軍器監丞輪對首以進德修業爲言且謂大廷之對禮貌親而情意疏細旃之講誦說多而推行少上嘉納

之立朝多所論諫與弟彌大刑部郎中咸有聲宋亡棄官歸田里時蒲壽庚降元為中書丞辟宋故臣之在泉者復其官彌邵彌大改各路治中皆不赴閩書永春志

温陵傅氏家世學派

按傅氏自獻簡公堯俞以諫諍有聲家於濟源之上猶子察靖康時奉使以忠義死國謚忠肅累贈少師安道先生自得為忠肅公子也隨母南遷家於泉其後子孫踵起多從朱子學最著者為忠簡公伯成

晚歲與李公訦楊公炳維持風教為温陵三大老考
南渡後李文肅公邴寄寓於泉其文推為中興第一
訦其後嗣也能傳家學見西山撰墓志文肅為傅公
外舅故竹隱父子文章師法多根源於此云

提刑傅至樂先生自得

傅自得字安道其先濟源人父忠肅公察遭靖康之難
以忠義死國事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
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母愛敬飭備

遭亂離遇父友陳公與義奇愛之撫其項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從母定家於泉州為晉江人家貧夜燃薪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用父蔭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為福建路提點刑獄時安撫司檄憲司以漳浦兵所捕賊黨悉斬之公力爭乃命械繫諸縣分鞫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盇全活數百人丐祠秩滿通判漳州

改判泉州尋差知興化軍剖决無滯訟發姦摘伏猾吏束手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郡以大治以不附秦檜力請老母便郡歸養檜怒授興化軍旋命以體究泉守趙令衿納賄事被劾罷歸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為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為民至融杜門讀書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以文字求指教居四年會黄公祖舜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丞相陳康伯以聞得内徙潮州未幾復聽自便孝宗登極復故官

未幾樞密林安宅又力薦於上除知漳州旋以少傅陳
公俊卿薦遂再除知興化軍陞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
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
儒者例以不殺為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臯陶稱大
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上意亦悟即連稱曰
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强盜之法
以公言而止逮至興化治郡如前時會丁母憂歸公性
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閩中服闋再除知漳州奏

事稱旨留為吏部郎中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為遂力乞外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上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公即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勵其餘上首肯之至治畧如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尋知建寧寧國二郡復為福建路轉運副使臨安閫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為之執政擬二人以進

上獨指公以為可亟命名之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時年已六十餘矣自度性本剛介多與物忤不能俯仰於俗乃上章乞閒不允得移浙東乃復求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知寧國府事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予祠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家於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為州太守之賢者如宋之才王十朋周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居閒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

觴酒論文道說古今蒼頭白髮意氣偉然一日忽名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内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相與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序其論語十說譎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

一通玩繹久之紙為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皆畧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絶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未幾而酈瓊等果叛曾覿自福州召還公移書丞相陳福公為言覿入必留留必為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少從外舅李草堂邴學為文得其指授微意既長刮磨濯溉其氣骨雄健而闗鍵謹嚴波瀾浩渺而語意精切朱公韋齋及張公浚葉公夢得汪公藻張公嵲得其文皆愛重

之汪公尤歎賞謂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往往昧於體製惟吾子為獨得之不懈古人可及也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為三十有二卷為至樂齋文集藏於家嘗為韋齋先生文序曰某少時學詩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晚輩相遇而許從游念自少至老游南康父子間為最久相知為最深其卒也文公為狀其行事西山真氏曰傅氏自獻簡公堯俞以高文正學為元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兄弟

文章録前後相望然傅氏之學雖本於獻簡而草堂李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所漸則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朱子撰行狀 新郡志稾 朱韋齋先生文集序 真西山文集

附遺文

韋齋先生文集序曰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適相合也為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

名者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晚輩遇我而許從游閒宿於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為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致蓋

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鍵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逺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為詩之趣别去未幾而公下世予既為詩以哭公因求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逺而幽潔其文温婉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迺喟然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實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

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與始捐舊習朝夕從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絶人者不幸位不婉德雖兩入東觀二為尚書郎卒不以其所長發抒又不得年而沒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定亦能勝天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熹能紹公

之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於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即其家拜二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强起視郡事逾年而政成訟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將刋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恵誠有望於門下敢以為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如隔世而緒言歴歴猶在公之木既拱而予蒼顔白髪摧然其亦老矣愴歳月之不留懔餘年其無幾為之感慨不寐者

通夕而病憊廢書筆力衰退文不逮意獨念自少至老
游南康父子間為最久相知為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為
悉故不敢以不能為辭若夫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
而傳遠豈待區區之鄙言頎子蚤歲承誨迨老無所成
得挂名集端以托不朽其媿且幸為何如哉公名松字
喬年韋齋蓋自號云淳熙七年夏四月既望河陽傅自
得序

忠簡傅景初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自得子少從朱子學隆興元年與兄伯壽同登進士第調連江尉授明州教授改知閩清縣淳熙十年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疏築水利溉田三千餘頃民蒙其利慶元初為大府寺丞進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朱熹大儒不當目以偽學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與權臣意不合出知漳州律已愛民悉推朱子遺意而遵行之累遷工部侍郎時韓侂胄方議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

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歳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恐覆敗況可徼倖以圖所難相府災同列相率往唁或謂偶然伯成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啟邊釁言甚痛切進右司郎官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使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於和策雖主和尤宜脩戰守之備進權戶

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在職五十餘日抗疏十有三皆
軍國大義史彌遠與左相不叶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
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疏奏
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脩撰
知建昌府訴蔡元定寃俾得歸葬進寶謨閣待制知鎮
江府全活饑民瘞葳野殍無數廉得圌山砦兵素結海
盜捕鞫無一逸者獄具貸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
闕以病乞休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

位以先朝元老與楊簡同召賜金帶為太子竑廢進昭
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彌遠甚惡之尋加寶文閣學士
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感
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
國恩叨竊至此安忍無言遂抗疏曰方今内無良吏田
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
流行公私俱困正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柰
何以共工驩兜之罪加之言事之臣今廷臣無一人論

救萬一貶者死於瘴癘陛下有殺諌臣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復辭不受疾革手草遺奏朝服端坐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謚忠簡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口出語及奸人誤國邪類害正詞色俱厲真文忠德秀序其兄子度文云予昔徜徉盤谷竹隱閒傾公餘論蓋濟岱典型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所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耋至六卷

子壐康壅知漳州能行父政康知南劒州考亭淵源録 弘簡録 郡志

按文公紹興丙子與安道先生游九日山時文公年二十七至忠簡兄弟從游文公其年莫詳待考

直閣傅仲孚先生康

傅康字仲孚晉江人少受學孟父伯壽爲文贍典用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康籍胥家出所匿按覈得實邑計以饒名爲司農丞知汀州徙南劒刱祠堂祀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司馬光陳瓘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廖德明黄幹諸君子籍廢寺田入書院以贍

生徒端平中累遷司農少卿兼右司諫習熟典章理宗甚材之督府挾重權多難從之請引誼拒却朝倚為重晩知袁州直徽猷閣致仕 閩書

文肅李草堂先生學派

按濟岱李氏移家泉南數傳濟美志秉列雲龕之子四曰縝曰維曰紀曰綸見於傳者縝綸二公而已孫只訦一人真氏西山為撰墓碣今考訦之同輩尚有誼為建康通守嘗以雲龕之遺文囑文公為序文公

逡巡謝却後通守之弟訦又以為請文公於是受其書而為之序此見文公撰雲龕文集序末今述雲龕閬中家學謹録忠文贈運斡宜之詩附後待考

文肅李草堂先生邴

李邴字漢老濟州鉅野人崇寧五年進士累官起居中書二舍人除給事中同脩國史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未幾坐言者罷奉宫祠欽宗立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予祠高宗初元復舊職踰年召為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苗劉反露刃宮門上登樓撫諭邴亟趨前叱二兇兇燄稍息又諭殿帥王元擊賊元唯唯邴扣宰相朱勝非問計策傅等皆在邴反覆究詰人為之危邴無懼色退勸勝非密引外援制賊又以大義責賊王世脩者惟邴及鄭㲄協心於内誦言於外乃除邴翰林院學太后垂簾旬餘朱勝非遂奏變故以來從官能助朝廷士尋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遷尚書左丞未幾叅知政事與呂頥浩論不合乞罷奉祠寓泉州幾二十

年因家焉邴天資高明積學深至早歴清要號稱文士猝遇國難大節凛然罷政十七年避時相不復出讀書作文雖病不廢延納後進教誘無倦稱人之善覆護所短若親舊行已未至則質問再三使歸之正奉養簡薄振恤宗族治家嚴而恕每愛徐孺子申屠子龍陶淵明之為人晩棄世故深造以道累贈太師謚文敏後改謚文肅有草堂後集一百巻號雲龕先生其事蹟詳宋史子縝維紀綸孫訦按文公朱子曰公之家自少傅之第

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肴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㕘大政又以忠節為謟所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文公為撰雲龕文集序另録備考於後云

備考

朱子撰雲龕李公文集序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吾所以每

竊有感於叅知政事隴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葢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專以文字相髙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闖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

徒規規然務為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㞐蹕臨安適遭已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為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賛宰府為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為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顔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

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絶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歛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頼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誼嘗以公之遺文屬熹為序熹以不文謹

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使君訦又以為請且曰訦之請非有他獨顧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爾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因竊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葢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授之意今畧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

朝請李伯玉先生績弟綸

李縝字伯玉濟川巨野人隨父邴寓泉州因家晉江縝生有異質年十二三賦盆池詩為故相何㮚所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為詞章其言奧雅靚深而深自閉匿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除福建漕幕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便養親未幾丁内外艱服除連乞宗官舊秩為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方是時秦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羅飛語無不糜碎縝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絶交

游買園結廬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
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浹洽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
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
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禄厚而不肯一動其
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嘗誦其先訓曰
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
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食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
常出於意外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

懷至其行意擊節慷慨自以為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胷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其胷懷夲趣如此檜既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縝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為通判福州事連帥汪公應辰亦知縝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縝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歸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有集十卷梅百詠一篇藏於家文公撰墓謁曰某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其試吏泉之屬

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為置酒留連竟日論説古今商畧文字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嘗不欝然見於眉睫之間某是以知公非真無意於世云弟綸以父蔭授官所至有清操

運幹李宜之先生誼

李誼字宜之詵之兄按文公朱子撰雲龕文集述誼為建康通守時以雲龕之遺文屬序文公謙讓却之後其

弟訦又請文公受其書始為之再按王忠文公龜齡贈運幹李宜之誼詩曰謫仙苗裔自非凡家學端能嗣大參一見便知空冀北三年長嘯滯周南宜之家食甚久絶眭翰墨僕騷可請試言詞倚馬堪莫道南來槖無寶一編傳得小雲龕讀其詩殆謹守家學者𢿘謹録附考

待制李誠之先生訦

李訦字誠之號臞菴文肅公邴之孫文肅避地於泉因家焉訦幼年逮事文肅寖長務博覽書史為文下筆輒

千言以文肅休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調興化軍仙遊丞年少有能聲諸臺委以事多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訖可用訖以親養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佐郡有治績旋擢知黄州宰相初以姓名聞既對首論邊郡數易之弊乞放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到郡會歳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内澳六百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改知袁州蓄米二萬石名之曰州濟倉以備凶儉

如常平法遷變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寃枉禁苛暴累遷大理寺卿修斷獄例以麗死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以生比而論死者存止殺之義遂著為令權户部侍郎再閱月起帥廣西一以寛厚廉靖為本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寳謨閣待制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下車後諭民明長幼上下之分以解紛爭俾知有禮一切行所無事嫠官道百二十里以避灘梗旋奉祠歸既退於家始買地臨河

築樓東偏扁其下曰臞菴嘉定十三年十月卒年七十
有七傅公撰行狀真文忠公誌其墓曰其昔假守溫陵
時公與寳謨閣直學士楊公炳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
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
歲時讌集龎眉華髮奕奕相照其以後進從之游葢公
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
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乃立朝正色
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

湖北名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因言人言未同人心未一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殆恐發之易而収之難時韓侂胄用事欲兵倖勝人情洶懼鄧友龍輩以從臾傅會据要路帷幄近臣不敢發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韙其忠追進貳版曹居獻納之地既兵敗於外公移書侂胄乞正鄧友龍蘇師旦罪以示天下士大夫以公言為難嗚呼公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初公以伯父縝授所校西漢書朝夕諷誦其學雖不

顓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實先於黄遂於黄立生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以示學者趨嚮文肅公初謚文敏公謂建炎叱折兇渠襃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嶢然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遺稾錄本於黄朱文公實為之序云所著有文稾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二十八卷談叢七卷藏於家子洪宗謹守有家法述志按泉郡舊志載朱文公與公友善為銘其墓考公卒於寧宗嘉定十三年時文公已沒廿年矣公之墓志為真文忠公所撰見西山

集今纂其畧附此
舊志相沿疑誤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二至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鍾　浩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二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清漳陳氏家世學派

按廉獻陳氏出東溪高公之門亦以直節著聲者曾知制誥以秦檜故不拜旋外補乞歸講學於漸山厥後孫植學於世父安卿先生格以節見一門忠孝儒宗其淵源卓矣

廉獻陳和仲先生景肅

陳景肅字和仲漳浦人唐將軍元光裔孫也師事高登有學行嘗同秦檜出使燕趙歸表為祈請使不拜歸講學於仙人峯下登紹興進士令仙遊旌孝義勦宿盜多美政尋提舉湖南除知南恩州詔入知制詔誥以秦檜故不拜出知台湖等州以題詠多譏刺檜黨惡之乞歸與門人楊仕訓吳大成等講學漸山檜死議均役復知制詔誥致仕時已八十餘矣適南恩州叛服不常擇使

宣慰朝議非景肅不可持節往嶺南嶺南遂平卒贈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謚廉獻所著有桔翠集若干卷有孫曰植登淳祐進士格為海濱監簿俱見家學

進士陳寥立先生植以下家學

陳寥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公幼學於世父安卿十八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進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昺浮海公提嶺海舟見事危斷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海嶺收亡命馳檄諸閩圖立

宋後聞張公世傑覆舟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于大芹白華九侯閒臨終命葬海濵南望崖山弟格為舟監簿從容殉節忠義形於六詠今漳浦人並祀之閩書道南源委

楊國光先生耿以下學派

楊耿字國光紹興中在太學與吳大成鄭汞薛京齊名秦檜柄國耿等相率乞歸從陳景肅講學漸山石屏書院闢精一堂於修竹里講明經術從子士訓士謙皆從

之所著詩多寓言而忠愛之意宛然如見

吳子集先生大成

吳大成字子集漳浦人聞陳景肅師事高登學有淵源往受業焉嘗遊太學論舊相張浚清忠與秦檜忤及廷對語多侵時宰檜益惡之落第自以終不能為檜屈歸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乾道中奉檄湖湘往還京浙著有梅月詩集又有筆義經疑傳稿藏于家

薛宗汴先生京

薛京字宗汴與鄭柔俱師事陳景肅景肅與秦檜忤辭知台州京亦乞歸省檜以其為景肅黨銜之歸與吳鄭諸楊講學漸山九侯閒賦詩自樂終檜之世屏跡不仕

建陽熊氏家世學派

按熊氏世家建陽鼇峯之陽自雨錢公袞入閩卜宅於此子孫世業於儒詩書禮樂之澤相踵其家學得於朱蔡之傳為多今考勿軒集中族系所及者録之餘宗派莫詳尚俟考訂再勿軒先生生于宋季猶及

朱子之派係私淑咸淳十年登第宋社既屋遂退隱雲谷創鰲峯書院扶樹教道講學著書其傳習門人學派多在元初今將本傳錄於本學派以存碩果之義云爾

處士熊意誠先生知至

熊知至字意誠建陽人袞四世孫博學工詩天聖中五舉不第歸隱鰲峯有鰲峯隱人集劉文簡贊之曰鄉言善士世號儒宗止而不第歸隱鰲峰研精蠹簡彈拊絲

桐愧無冰鑑誰識臥龍閩書

縣令熊端操先生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朱子門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偽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黄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為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羣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稿十卷

處士熊竹谷先生慶胄

熊慶冑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節齋與徐進齋蔡覺軒詹敬齋翁思齋為同門友後遊真西山及劉静齋之門所著有三禮通義春秋約説中興三朝通畧平生用力最久又有學庸緒言易傳集傳小紀史學提綱悉燬丙子兵難其雜著有敬思齋直方齋稿兵後壁藏僅存耳慶冑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書葢本朱文公義例而春秋約説亦本文公所論大旨亟相游克齋左

史牟存齋皆欲以慶胄經學薦聞貽書辭不就慶胄壯歲即棄科舉潛心問學不求知聞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性極孝友於族姻鄉黨情義尤厚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創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人士有嚮學者諄諄誨誘冠昏喪祭必謹於古禮云熊勿齋撰

竹谷文集序

備考

熊勿齋書竹谷文集跋曰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

作公平生所為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稿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稿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稿蓋兵後壁藏僅有此耳眞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歟公平生精力於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畧用功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易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提綱等編悉燬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畧葢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略以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部抄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

同預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
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
書葢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文公所論大
旨此二書於學者葢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
存齋牟公皆欲以公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不就葢公
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蔡先生與進
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詹公思齋翁公爲同門友所造
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眞先生靜齋劉先生之

門尤見器重壯歲即棄科舉一意通經博史之學惜乎
書稾甫脫而公竟抱志以沒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
雖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
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姻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
上三百石捐其半創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
饑貧後居平山猲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
稚宴飲餽遺渠渠欵欵各盡其歡見後進有嚮學者必
諄諄誨誘不倦葢忠厚愷弟人也最謹於禮節冠昏喪

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才能學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屢空不顧也秊年六歲就傅于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久無聞壯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尚書郭門公於唐中和間由豫章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從弟敬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復齋先生

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憮然興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
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矣時事日殊年運已往力不逮
念又未知能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并書此以識

崇安翁氏家世學派

按翁氏家崇安之白水鄉自濟可先生嘉祐間仕籍
父子相繼皆以名臣顯厥後文章之彥斌斌輩出儒
學忠節世為羽儀楊文靖公撰行簡先生墓志朱子
撰蒙之先生墓志極表章其概今列其畧著于篇

朝奉翁濟可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濟可崇安人嘉祐二年進士為山陰尉疏水利遷鄞縣移武平令召赴闕求便養親改發書興化軍通相地徙築人號太平陂後知黄巖縣濬河流民獲利丁内艱喪除以親不在遂不出卒贈銀青光禄大夫有子三人彦約彦深彦國按龜山楊文靖公撰彦約墓誌云仲通先生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尊師之仕至朝奉郎累贈銀青光禄大夫通志

奉常翁行簡先生彥約

翁彥約字行簡仲通長子天資穎悟絶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銀青贈公外除造朝欲候彥約策名而後告老彥約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禄之恩授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於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彥約既不第愈自奮厲術業愈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彥約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

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應詔上格言二十篇政和二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改常州刑曹㑹江淮發運使入奏事上問所部人材首以彦約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志編官累遷太常博士與因修革禮遷奉議郎歳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階對建言朝廷更八行復試以文與立法初意異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畧文之意至河北薦拔人才訪問疾苦講求實邊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郡當江淮孔道茶鹽私貿之禁最

嚴顧有告者亟決之吏習故欲以枝辭蔓其獄彥約曰
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少耶吏愕眙失對於是一郡知彥
約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奸歲大旱以禱祠積勞得
疾或以尤之曰民甦而吾病無憾矣疾亟乞休卒未報
卒彥約性孝友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延平陳公瓘晚
居淮南見彥約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
能濟物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彥約為文精緻潤縟得作
者之體尤長于詩有集十卷子挺抗挺另有傳

少卿翁養源先生彦深

翁彦深字養源登紹聖二年乙科調福州侯官簿宣和初遷右司員外郎入對極論讞獄之弊已而以弟彦國入臺引嫌改秘書少監請訪國朝以來諸儒論纂可傳者上之盜起睦州東南大震彦深言民有疾苦不得上聞宜下詔求直言則下情通而盜可弭又言羽書還至諸路騷然宜亟求忠臣義士列于諫垣其後賊平南軍凱旋即議北征復力言出師沮盟之害以書白宰相言

與金人夾攻契丹非策召見除國子祭酒時蔡脩為禮
部尚書譖彥深為元祐學彥深笑曰彼亦知有元祐學
耶從秘書監宦者梁師成提舉秘書省彥深以為不可
納交熏腐以辱天子館閣不肯造謁未幾降兩官知濟
南府改婺州召為太常少卿從幸揚州力陳維揚無險
要宜亟渡江以定基業歸老以卒所著有皇朝昭信錄
及文集各十五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
自錄一卷弟彥國見志乘待考子揆密州司士曹事亦

以文行知名早卒孫蒙之

監丞翁五峯先生挺

翁挺字士特彥約子政和中用季父彥國恩補官調宜章尉改侯官簿朝臣交薦詔赴闕下所陳皆朝廷急務奏對移時徽宗喜曰何見卿晚改授少府監丞時相怒其不附己逐之遂不復出號五峯居士有集二十卷李忠定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詩凌厲奮發絶去筆墨畦徑及卒劉子翬奠以文曰羅萬象於筆端煥丹青

於胸臆閬書　郡志

寺丞翁子功先生蒙之

翁蒙之字子功彥深孫以蔭補官調常山尉紹興中趙忠簡鼎謫死喪過常山郡守章傑者惇諸孫怨鼎嘗治惇罪又希秦檜旨陽撤蒙之護其喪忽遺書蒙之以趙氏私為酒飲役夫宜亟捕寘之法而陰喻使并搜鼎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快私憾且以媚檜蒙之不可啗以利又不可復脅以威往反再三蒙之度傑意不可回

或囑他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使取文書悉焚之既搜無所得傑怒又廉知蒙之女弟適胡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以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為尚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悟為傑所賣移蒙之蘭溪尉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孝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嘉歎其節再三召監登聞鼓院尋復補外後以龔茂良論薦召為司農寺丞卒年五十郡志　朱子文集

浦城徐氏家世學派

按宋史論宋自嘉定以來在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因列史彌遠史嵩之之腹心羽翼數人其論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諸賢以為皆無所附麗而謂徐氏縈叟父子兄弟皆為名臣其不與權勢推移所立卓矣今列其家世學派著于篇

文肅徐亢叔先生應龍

徐應龍字亢叔浦城人累調湖憲司簡法官與提刑盧

彦德爭刼盜獄獄盜獲生改知高安縣呂祖儉以言事忤韓侂胄謫死經紀其喪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吾所敬緣此譴死無所恨遷知南恩州秩滿陳自强當國故與應龍同舍諭欲留之應龍不荅丐雷州而去部使者交章上最召監行在都進奏院累遷國子祭酒兼崇政殿說書天旱上言請烹桑弘羊乃雨除秘書監累遷刑部尚書兼侍讀屢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奏曰起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將軍得

以賄遷專事掊剋安望濟乎理宗鶩曰儥帥之風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改兼太子詹事力乞奉祠逮歸奏乞立皇子曰高宗謂太祖艱難得天下而子孫不得居天位遂以孝宗繼大統三傳至陛下皆太祖子孫今陛下當於太祖後擇人從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累贈太師魏國公子榮叟清叟閩書

文靖徐茂翁先生榮叟

徐榮叟字茂翁與弟清叟同舉嘉定七年進士歷永康令以賑饑得民心召為太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嘉熙中由左司諫拜左諫議大夫入對大畧言内而京師楮幣不通物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苛征横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甚者巨家武斷鄉閭豪宗侵凌民庶此皆民怨所由又言朝廷當以節義勵士大夫則緩急必無求生害仁之事遷權禮部尚書兼吏部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參知

政事李韶與宰相議不得求去榮叟發憤爭之不合因
求俱去除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御書橘坡二大字賜之
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靖所著有緝熙講議諫垣存
藁西掖代言南宮表牋橘坡雜著 閩書 建寧府志

忠簡徐直翁先生清叟

徐清叟字直翁調太平教授金人侵宣化制司令州禁
采石渡清叟曰敵今未至奈何先自推赤子魚腹中守
從之淮民得渡者三萬餘紹定初遷籍田令應詔抗章

乞為濟王置後遷太常博士復請厚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人望以進人材蓋欲復濟王爵邑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眞德秀魏了翁也端平二年除殿中侍御史疏論三漸尤為痛激改太常少卿兼户部侍郎改工部除廣西經畧福建安撫福州饑貸南劒常平米七千石招廣浙米詣諸州賑饑全活甚衆累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余玠專制全蜀理宗欲召還之未決清叟奏云陛下何不出不意徑召之且奏

玠素失士心召之必不敢不來理宗遂召玠遣余晦代之制下清叟復奏晦素無行檢不堪重任乞收回成命不聽清叟乞罷政不許竟不押晦誥勑寶祐三年令民自實田畝清叟爭曰此秦法不可用如福建二廣湖北尤當少寬既而江浙民胥言不便理宗竟不果行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開慶初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景定中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與其父兄皆以品節相尚立朝風采著於班行之間獨其劾罷袁甫

少貶於公論

進士張坎翁先生翰學派

按福寧流派楊似之先生早從林艾軒講論自得洛學餘緒矣坎翁先生奮然特起與及門高余二公為一時師儒之表考坎翁登第在乾道初其時道南之派尚未遍訖厥後人文遞興宗朱子之學者已著列邑逮宋末元初此邦學脈未艾賡續繼志遞有傳人其淵源遠矣哉

進士張坎翁先生翰

張翰字雲卿别號坎翁寧德人以學行為鄉先生高頤余復皆其門弟也登乾道二年進士居官涖民所至有聲致政歸田著觀過録三十四章閩書

縣令高元齡先生頤

高頤字元齡寧德人祖確嘗與陸游為詩友稱善士頤經明行修從游者幾千人以禮記魁鄉薦登慶元二年進士知永州東安縣居官臨民卓然有聲其學以大學

中庸為宗治身行事一主誠實嘗曰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其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其志又曰學者學為聖賢非止讀書作文求仕進而已著雞窻叢覽百五十卷詩集傳解各三十卷詩文五百餘篇子伯壎嘗魁漕舉學行醇正有會萃古今事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公語為傳心直指十卷及一得錄愚齋類稾等書

檢討余子叔先生復

余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即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園構軒觴咏其間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

福寧楊氏家世學派

按楊似之先生早從艾軒林公夾漈鄭公講論厥後諸儒遞興確守紫陽遺緒希風伊雒而多淳厚篤實探討羣經其遷流異說者少風教所趨卓乎尚矣玆

錄楊氏之系著于篇

朝請楊穆仲先生惇禮

楊惇禮字穆仲舉進士調興國軍司法改陜彭泉宿四州教授轉太學錄太學博士時與鄉人黄薦可林介卿並命有北鄉三博之語乞外出判秀州丐休建炎元年以司勲員外郎召以疾謝踰年再以監察御史召力辭得㫖以朝請郎守本官致仕許在家言事時年未六十衆稱惇禮有三奇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孫興

宗楫

提舉楊似之先生興宗

楊興宗字似之少師鄭夾漈後從宦莆田執經林光朝舉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為攻之策有旨召赴都臺審察時湯思退主和議使御史尹穡要曰登對顧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却之連書抵東府爭和議非便思退大怒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既而陳俊卿舉充館職召試條對言兵冗切中時弊除秘書

正字遷校書郎與林光朝同校文省殿撰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轉宣教郎擢尚書司勲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除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堅不書勲忤虞相允文乞祠出守處州政甚有聲除知温州以親嫌改嚴州除湖廣提舉有自觀文集

朝散楊通老先生楫

楊楫字通老剛介不苟合與楊方楊簡俱朱門高弟號

三楊舉進士調莆田尉閩帥程叔達移縣捕逃田揖歷

疏不便忤帥意秩滿上府叔達怒曰尉格帥命乎揖徐

條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祈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遂

薦之累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奬廉靖之操

絶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答曰

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

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進士黄由仲先生宙學派

按泉南彼時陳休齋門徒為著公與休齋後先輩出公之徒亦有從文公學者至石氏起宗名蹟尤卓然石與傅公竹隱深相交契一時師友皆為人物標準訪錄遺編不禁斂衽追述不置

進士黄由仲先生宙

黄宙字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講授學者從之游多名士右起宗其一也有論孟解詩文雜著藏于家舊郡志

吏部石似之先生起宗

石起宗字似之先同安人徙晉江乾道五年進士第二人由勑局删定官召試館職條對時務辭義卓然上覽奏稱善除秘書省正字再遷權倉部郎官會當輪對上言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天下治亂安危之機又言妄啓外釁以開兵端不可不戒通判漳州知徽州除提舉浙西常平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引對奏言德雖聖人所能躬修治非聖人所能獨致願詔大臣盡公任責破徇

私媮惰之習又奏乞取仁宗洪範政鑒與敬天圖列置座右上嘉嘆久之命秘書省繕錄以進後以考較類試卒于院按乾道五年南宮揭榜溫陵得人為盛新第先歸者五人王公龜齡時為泉守故事燕於黄堂王公酒半啜茶於忠獻堂持杯以勸即席贈詩曰四海英才入網羅清源龍虎姓名多經魁蘭省得人傑策射楓庭收甲科奎宿呈祥前未見緯星還舍首相過一杯忠獻堂中酒名節相期要不磨集中尚有贈第二人石察判詩末句試觀忠獻堂中像亦是當時第二人集中注云即起宗石公也讀此疑當時第二人似即今之榜眼否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二